

熊铁基八十华诞

利华
同人
教鞭

秦汉道家名论著，

纪念文集

精研庄老疏玄理，
研究全真宗师然。

愧负夕阳无限意，
追吟高寿贺翁仙。

• 赵国华 刘固盛 主编

XIONGTEJI BASHI HUADAN JINIAN WENJI

赵国华 刘固盛 主编

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XIONGTHEJI BASHI HUADAN JINIAN WENJI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赵国华,刘固盛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22-5418-8

I . ①熊… II . ①赵… ②刘… III . ①熊铁基—纪念文集 IV . ①K825. 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415 号

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 赵国华 刘固盛 主编

责任编辑:刘满元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甘 英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865 千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8.5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今年4月20日是铁基先生80岁生日。

记得十年前，我们庆贺铁基先生七十华诞，编辑出版过一部论文集，论及铁基先生的人生理念、学术贡献。此番言犹在耳，却又倏忽十载。铁基先生历经“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即将迎来八十华诞。

这十年间，铁基先生一如既往，徜徉在秦汉史园地，进行着精耕细作。经过深入的思考，铁基先生对秦汉新道家生发许多新的认识，撰写出版了《秦汉新道家》。这部专著作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增订本，较之前者篇目增加一倍，字数增加两倍。如果说前者只是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特点作出理论概括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源流及其与现实政治关系的系统论述。诚如论者所云，这部专著在对秦汉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属性作出深入探讨并补充以往不足的同时，注重对秦汉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在新道家研究结束后，铁基先生转入汉代学术史领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学术史上经学时代的形成，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各个学派从“同源异流”、“其务为治”到“相生相灭”、“相反相成”，再到“兼综”他家的自我调适，最后形成新的学术整合。群经诸子的传世文本，大多经过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和改造，汉代学术可以称为“新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刘向校书详析》一文重新审视刘向校书的意义，认为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组织一批学者，对当时所存图书逐本予以定著，并且分类编目和保存，不仅仅是对各种典籍进行简单的集中和抄录，还适应当时的主流思潮，按照整理者的认识和理解，对所有图书进行整理和改造，流传至今的先秦和西汉典籍经过这次校订，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些论文已结集为《汉代学术史论》一书，不久就会正式出版。

这十年间，铁基先生继续拓展学术空间，着力于老庄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2003年10月，继《中国老学史》出版之后，铁基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庄学史》。这部专著运用历史文献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庄学从先秦至清代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不仅勾勒出中国庄学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且阐述了庄子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及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庄子》注本，说明各个时期对庄子思想的学术创新。这部专著深得学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思想史，为中国哲学与道家文化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从《中国老学史》问世到《中国庄学史》的完成，铁基先生奠定了老庄学研究在道家文化研究领域的

重要地位。

为了开展道家道教研究，铁基先生老当益壮，经常奔走于两岸三地，参与各种学术活动，或发表学术演讲，或引领集体讨论，都备受大家关注。特别是承担国家项目，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合作，主持编纂出版了《老子集成》。这部丛书共有 15 卷、1100 万字，收录自战国至 1949 年有关《老子》的传本和注疏本 265 种，全部加以标点、校勘和整理，被誉为“中国老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里程碑式的学术丛书，凝结着铁基先生的智慧，饱含着熊门师生的辛劳。

师生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份情感。忆往昔负笈桂子山，铁基先生正当知命之年，先生指点学术门径，解答学术问题，总使人铭记于心，历久难忘。怎奈弹指之间，三十载时光飞逝，而今学生如我辈，已至先生教我之年，两鬓间早生华发。纵然是事业有成，学界有名，仍不免心怀忐忑，感念万千。在这多情的时刻，面对无情的岁月，又能做些什么呢？

记得一年前，学院在龙湾度假村举行“十二五”规划会议，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与固盛教授详细谈及庆祝铁基先生八十华诞，还整理出一个活动方案。原拟把这个庆典作为院方活动来筹办，但因为铁基先生的低调而作罢；原拟借此举办一场学术研讨会，也因为铁基先生的谦卑而取消。我们深知铁基先生的心意：只为师生一聚，不愿劳烦别人。于是参照学界的惯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部纪念文集，来庆贺铁基先生的生日。

在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与固盛教授各赴境外工作，因为都不在学校，就委托历史系学工主任、秋菊博士和文献所海燕博士寄发邀约函，接收各位前辈和同仁发来的大作。直到春节期间，所有诗文、论文收齐，我们依照庆贺诗文、秦汉史研究、道家道教研究与后秦汉史研究四个部分加以编辑，编成这部文集。固盛教授身在海外，但始终关心此事，并且多方出谋划策，使这部文集顺利出版。

最后，作为这部文集的主编，我们要感谢所有提供大作的诸位前辈和同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诸位朋友与我们一道工作，谨将这部文集献给铁基先生八十华诞。

祝愿铁基先生健康快乐！

赵国华

2012 年 3 月 18 日

目 录

贺熊铁基教授八十华诞	周立升 1
贺熊铁基教授八十华诞	丁原明 2
铁基和老安	安作璋 3
我与熊铁基先生的交往	黄留珠 6
为熊公寿序及俚语十六句	张文立 9
熊老师的故事	范 军 11
感谢·感动·感激	
——系情熊铁基先生八十寿辰	葛立斌 14
熊铁基先生的道家研究	刘固盛 19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朱绍侯 30
汉代西北边塞的“坞”	黄今言 36
汉代《徐胜买地券》真伪考	袁祖亮 47
内黄三杨庄发现与秦汉乡村里居形式的考察	王子今 52
汉代文化研究需要引起新的重视	李振宏 64
封禅与文化认同：秦始皇封禅的政治文化学分析	臧知非 69
汉代饮食史的几个问题	彭 卫 78
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	
——“算赋”非单一税目辨	杨振红 91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雷依群 103
汉代孝文化研究	徐卫民 106
中国皇帝合法性的理论探寻	马良怀 115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赵国华 122
陈钦以《左传》授王莽考评	刘付靖 133
无为、教化与法度：《新语》政治学的实践模式	唐国军 142
道在君上 君在法下	
——论汉初新道家文化模式	冯正安 152

论司马迁的史家角色意识	尤学工	158
秦汉时期通讯设施建设与军事信息传递问题论略	上官绪智	171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秦汉舆服消费研究	温乐平	199
秦汉诏书与皇位传承	叶秋菊	209
对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中“五大夫”爵的探讨	周美华	218
《奏谳书》为“一决于法”的司法原则体现	周敏华	229
 一竿碧玉出芳丛		
——谭处端的《咏孤竹》诗	陈耀庭	237
陈垣先生与洗玉清著《广东释道著述考》	张荣芳	242
论道教美善达真的人格培育	詹石窗	251
道教本体论的问题	李大华	257
论道教的三洞学说	张泽洪	282
论汉唐《道德经》注疏与老学思想的发展		
——以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为中心	孙亦平	293
论道家的根本道论及其现代意义	张广保	303
“农道合修”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盖建民	316
金末元初全真高道张志纯三考	赵卫东	330
《太乙金华宗旨》的问世及其道派特征考	尹志华	339
武当山朝香风俗的历史研究	梅 莉	347
老子生态哲学思想刍议		
——兼评《老子生态哲学的逻辑体系》一文	董恩林	358
试论《太玄》三分思维	刘韶军	363
致贤用才 科举先声		
——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辨析	张亚群	374
鲍靓其人及其符篆道术初探	王丽英	382
汉唐时期湖北道教文学述论	胡 军	391
道教对李白女性观影响初探	袁清湘	396
顾欢老学发微	刘玲娣	402
存世明代《老子》注书要目提要	韦东超	414
论闻一多的庄学思想	肖海燕	435
 略论曹魏国家的将军制度		
《孙子略解》与曹操的兵学成就	张鹤泉	446
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龚留柱	456
先秦巫道的汉字学考察	周国林	467
礼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	王作新	475
	姚伟钧	485

《文选序》与《文选》差异问题的再审视	徐 华	494
“昙摩毗”与“昙摩蜱”名实辨		
——附说敦煌法良禅师及其相关问题	梅 林	506
略论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夏增民	516
明代阁臣的皇权依附心理分析	洪早清	530
明清鼎革后方以智的身份认同	汪 青 赖玉芹	539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和“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孔定芳	547
《清史列传·儒林传》标点错误举例	郭康松	561
论阮元《广东通志·谪宦录》之得与失	刘庆华	568
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		
——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	吴 琦	575
近代上海与长江贸易研究		
——以汉口、沙市棉花市场为例	徐凯希	587
性别偏好与决策控制：基于权力维度的分析	刘筱红	597

贺熊铁基教授八十华诞

周立升

(一)

武陵熊氏出高贤，荆楚之邦执教鞭。
秦汉道家君论著，汉唐文化汝亲编。
精研庄老疏玄理，探究全真索本然。
媲美夕阳无限意，遐龄福寿贺翁仙。

(二)

风尘物表赋英才，养性修心豪气来。
文冠九州传四海，道通天地达瑶台。
真常应物从不惑，动静随时总别裁。
福地洞天由此始，人皆可以为仙哉！

(作者简介：周立升，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贺熊铁基教授八十华诞

丁原明

熊教授及其引领的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为当今道学文化的繁荣做了重要推动。值熊铁基先生八十华诞之际，笔者谨向他深表敬意和祝贺。

我与熊先生在学术上结缘，始于1981年他在《文史哲》第2期所发表的《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论文，此文将秦汉间的道家思潮冠名为“新道家”。此观点在当时学界可谓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笔者读后更是备受启迪，帮助我厘清了许多感到困惑的学术问题，因为那时我也正在研读《管子》、《吕览》、《淮南子》等书。后来，我又认真拜读了熊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对我有醍醐灌顶之效，并成为我撰写《黄老学论纲》的指南。

但是，由于受史志等传统说法的影响，我也曾对熊先生《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文所提出的“新道家”观点产生过怀疑或动摇，并在《文史哲》1982年第4期刊登的《论〈吕氏春秋〉及其历史作用》的拙文中做了商榷，仍坚持《吕》书为杂家类著作的观点。熊先生无论在年龄还是本科毕业时间上都长我十余年，他应是我的师辈。然而，他对我与其商榷的论文不仅安然处之，而且还表现出了师辈的大度风范。例如，当我的《黄老学论纲》于1997年出版时，正值熊先生《秦汉新道家》初稿全部完成时。他从《文汇读书周报》看到拙作的出版信息后，随即向山东大学出版社现任总编辑马新教授索取笔者的《黄老学论纲》阅读。熊先生在其《秦汉新道家》的“前言”中说笔者的拙作“有几次提到我的《略论稿》，有同意也有不同意我的观点，其所不同意的，我在本书中加强了论述”^①。熊先生才思敏捷，学问深厚，他能如此重视拙作，足见其谦逊、包容的心境何等清亮。

我与熊先生的面交，是在2000年后所参加的多次道家、道教学术会议上，他能言善辩，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学者形象。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鄙人借《道德经》这句话，祝愿包容大度的熊先生在生命与学问的征程上，像大道、天地一样的长久！

(作者简介：丁原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3页。

铁基和老安

安作璋

今年是熊铁基先生八十华诞，为了对老朋友表示祝贺，总得要说几句话。为帮助记忆，我翻箱倒柜，捡出他历年寄给我的厚厚的几十封信，如果再加上不慎遗失的一些信件，可能有近百封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作璋同志”，第二封信就改称“老安同志”，到第四封信开头就直呼“老安”了。这几种称呼都是社会上流行的敬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推敲起来，似乎其中就有点庄重和亲热之分了。我习惯称他为“铁基”，也喜欢他称我“老安”，所以这篇小文的题目就写作“铁基和老安”了。

我和铁基相识已有 30 多年了。记得是 1980 年 11 月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烟台教育部组织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审稿会上。会后他回武汉时又路经济南舍下，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可谓相见恨晚。以后又多次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合作；有时还讨论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问题；此外，还有两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接触。如此频繁的多方面的一来一往，遂成莫逆之交。

学界大都知道，我们曾合作写过一部《秦汉官制史稿》。先是在烟台会议以后，我们就曾商量过写一部秦汉史，后来经了解，林剑鸣教授已出版《秦史稿》，并且还准备再出版一部《秦汉史》，因此作罢。好在当时我手头还有一部秦汉官制史的书稿，虽然比较简陋粗糙，但已有一定的规模。同时铁基也说他编写过秦代官制的资料，这样经过我们二人商量，遂决定在原来书稿的基础上再加深加广，既要详细占有资料，又要进行深度的研究。从 1981 年开始到 1984 年，经过三年多的时间，终于扩写成 70 余万字的一部大书，这就是 1984、1985 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此书出版后，不断听到或从报刊上看到学界的好评。如郑州大学袁祖亮教授在《社会科学评论》（1986 年第 8 期）上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里程碑”。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也曾对他的学生说：“研究秦汉官制史，这本书是不应该绕过的。”当然，这些话都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之辞，但我们的合作和成功，的确也成了学界流传的一段佳话，并曾被著名学者、河北大学教授漆侠先生所一再称道。说到这里，还有几句插话，就是在我们合作之初，铁基曾收到另一位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可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安作璋同志是熟人，他学风朴实，为人正派，你们合作，定能有好的结果。”当时铁基为了表示他合作的诚意，就把原信转给了我，并在来信中说：“这准确地表

达了我对你的看法。”此外，铁基还十分坦率地自陈其优缺点，以便增进相互了解。说来也巧，我们二人合作，恰好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既能按时完成计划，又可保证书稿的质量，事实也是如此；而且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辜负老朋友的殷切期望。以后，我们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能够做到推心置腹、相待以诚、互敬互助、互谅互让，这是我们之间友谊所以长存的根本原因。

《秦汉官制史稿》出版后，1985年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2007年齐鲁书社再版，合订为一巨册，中间相隔20多年，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该书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并为学者所需要参考的一部书。

《秦汉官制史稿》完成后，本来我们还有继续合作写书的打算，先是酝酿编写一部秦汉兵刑史。古代兵刑合一，班固《汉书》即未专设兵志，而并入刑法志。因为秦汉的军事制度和刑法制度，也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方向开始有所转移，再加上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好作罢。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后来铁基写了一部《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我和我的研究生陈乃华写了一部《秦汉官吏法研究》，作为《秦汉官制史稿》的姊妹篇或续篇（齐鲁书社1993年版）。这样也可以说是以前合作的继续。

此后，由于我们的研究领域都在逐步转移，铁基的重点是在他原来写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基础上向思想文化领域发展，尤其是老学、庄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独步学林，有着独特的贡献。我除了继续研究秦汉史外，研究范围则在不断扩大，向着中国通史、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发展。

但是我们的合作并未因此中断，仍然继续发展，不过内容和形式有些改变而已。例如我们经常一起参加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共同参加过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卷）的编审工作；又如华中师大的职称评审，博士学位点的申请；山东师大和华中师大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的评审、答辩；等等，则经常通过信件或电话联系，共同商量意见或处理办法，正如开头所说，30年的学术交往，约有100封信，这在同道中恐怕是很罕见的。

最后，我还要提到，我们两家人的来往、联系也是很多的。首先铁基老伴李雪松老师和我的老伴陈有今老师二人经常陪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她们是同年同月出生，李比陈大十几天，她们每次见面都是嘘寒问暖，谈笑风生，亲如姊妹。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不常见面，但彼此仍然念念不忘。再就是铁基的一对儿女，女儿嘉慧，有一次来山东泰山旅游，曾在舍下住过，真是人如其名，聪慧伶俐，活泼可爱，后来听说跟她的爱人侨居美国，1998年一胎就生下三位千金，可喜可贺。10多年过去了，如今恐怕已是绿树成荫子满枝了。祝愿她一生幸福快乐。儿子嘉忠1986年考入山东大学，他在学习上比较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在生活上要求不高，简单朴素；为人心地善良单纯，沉稳有度。1989年“动乱”期间，铁基和我都不放心，我曾嘱托熟悉的山大老师，对他多予关照。结果平

安无事，于1990年顺利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靠着自己的勤奋刻苦努力，现在已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了。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无非在说明，我和铁基不仅是金石之交，而且也是通家之好。

孔子论交友之道，认为“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对我们来说，还可以再加一句，即“友好合作”，也就是今日提倡的团结协作精神。

最后，祝老朋友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作者简介：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与熊铁基先生的交往

黄留珠

知道熊铁基先生的大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报刊上常常出现两个姓“熊”而名字最后一字均为“基”的先生，一曰熊铁基，一曰熊德基。最初，我误以为是同一个人被印错了名字；后来才知道，这是不同单位的两位学者。

与熊先生的学术交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原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4 期刊发了熊先生题为《评项羽的功过是非》的文章，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太赞成，那时自己不到四十岁，尚属年轻气盛一族，于是便起草了一篇商榷小文，寄给了《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不想很快就发表出来。一天，林剑鸣先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讲：“华中师院（即今华中师大）熊铁基先生代问你好，并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听后知道这是那篇商榷小文有了回应，但令我没有想到的事，熊先生竟如此大度地坦然面对学术批评。这着实让我很感动！因为当时熊先生已经是颇有影响的学者，而我仅仅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1981 年后秋，在西安举行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熊先生。他瘦瘦的，个子不高，但精神抖擞，充满活力，而且积极进取，敢说敢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事有凑巧，我与熊先生都参加了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组织的 1982 年暑期丝路考察活动，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时间。如此长时间朝夕相处，相互了解自然就深入多了。熊先生时任考察队副队长，在考察中的很多关键时刻，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些情况，我在已发表的《丝路考察日记摘抄》中有详细记述（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三秦出版社 2007 年版）。这里仅摘引了一例如下：

1982 年 7 月 29 日 星期四 晴（张掖—酒泉）

今天从张掖去酒泉……到酒泉后，住在地区招待所，条件好多了……经与地区交涉，基本达成协议，由地区提供一辆日本空调车送我们到额济纳旗（汉代称居延）考察。因去该地区要办边境手续，每人都填了表，交了照片，看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呢！据叶庆雨讲，在这次与地区的交涉中，熊先生发挥了很大作用，动用了两张王牌：一是甘肃省朱副省长的指示，再是要把丝路研究的中心争回到中国。结果地区只好点头答应了。

上引日记，从一个侧面叙述了考察队到酒泉后向地区领导部门请求支持考察活动的简单经过。当然，这类事如果放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学术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

只要经费充足，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那样一个计划经济时代，一切资源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即使是联系一辆汽车，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这样，才有了考察队与酒泉地区政府部门的交涉活动。日记中提到的叶庆雨，为考察队成员，当时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前在《人民日报》工作十多年，曾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具有丰富的外联工作经验，也有相当的人脉关系。可能正因为如此，他虽非考察队领导，却也常常参与一些对外交涉活动。他所说的关于熊先生的事，当有所据，应该是可信的。

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经历，我与熊先生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了。大凡我去武汉开会，或者出差路过武汉，熊先生总是热情在家中设宴款待，先生夫人精心烹制了美味佳肴，每次都令人回味无穷。熊先生有事来西安，我们也总要聚会，他关心陕西秦汉史学界动态，关心年青一代学人的进步，体现出一位长者特别的爱护之心。

1999年冬，我又有幸与熊先生同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参加那里举行的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赴台的大陆学者中，熊先生年龄最长，但精力之旺盛，却远远超过许多年轻人。积极主动，遇事不推诿，有一种当仁不让的气势，是他一贯的作风。记得会议结束后的告别宴会上，由熊先生代表大陆学者致谢词。只见他从容地走上讲台，声情并茂地说：“今天我想讲三句话：第一是感谢，第二是感谢，第三还是感谢！”结果获得了满堂喝彩。当时我就想如果像熊先生这样奋进而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再多一些，恐怕世上的事情要好办得多了。

关于熊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这里就不需要我再啰嗦。但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是，像熊先生这样已经著作等身的学者，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孜孜以求的向上的精神。这，非常令人感动和敬佩。大概是前几年吧，我参加一个国家项目的评审工作。当时采取的是匿名评审，但熊先生的申报材料，我一眼便看出来了。全国搞秦汉史的就那么一些人，彼此路数都清楚，再怎么匿名实际上也是匿不住的。面对熊先生的申请材料，我感慨万千！我比熊先生要小将近十岁，是一代人的差距。我六十岁以后虽然没有退休，但已经不再申报任何项目；若干年后，甚至还产生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打算。而熊先生以七十多岁的年纪，仍在积极奋力拼搏，参与激烈的项目竞争，两相对比令人好不惭愧也！后来我之所以又接受并主持某些项目，除了客观难以推辞的原因外，与熊先生榜样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2012年将迎来熊先生的八十华诞，先生门人拟编辑出版《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以示庆祝。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事情。承蒙文集编写组盛情，邀我为文集撰稿，于是糅杂写了如上一些与熊先生交往的往事，一则为先生八十华诞祝贺，再则也借此机会表达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感谢之情。曹孟德诗《龟虽寿》，是老年人用以励志的上品之作，兹将全诗录于本文之末。愿八十翁与七十叟及普天下老者相互共勉：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祝尊敬的熊先生健康长寿！

2011年国庆长假草于西北大学桃园区锵音阁

(作者简介：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为熊公寿序及俚语十六句

张文立

往事如烟，往事又不如烟。有些过往人和事，常常清晰如工笔画在眼前过，在脑中刻；有些过往人和事，过也就过了，连烟也没有。熊铁基先生便是前者。这是他人格魅力所在。

我知道熊先生是在1980年前后，记得是从《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上看到熊先生写的关于秦文化及秦汉新道家的言论。当时，一是熊公的名字与众不同，二是新道家的提法新颖，使我记住了这位学者。我见到熊先生是1984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我记得那时，一位身材矫健、富有活力、面孔和善的中年文人，使我感到这是一位有个性而且随和的性情中人。会上，这位先生十分活跃，常有同行向他开玩笑和祝贺，听其因，是这位先生不久前新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秦汉新道家”之类。我向同学林剑鸣先生打听了一下，原来这位成为各位学者一时热议焦点的先生便是熊铁基先生。我大有闻名早而见人迟之感。这次会议很快结束，我认识了熊先生和其他许多同行，在以后几次秦汉史年会上，便由通名报姓到熟识了。

1990年我在筹备秦俑研究第三届学术讨论会时想，秦兵马俑及秦陵文物的研究如何深入？其中一点便是与秦汉史研究及秦汉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便需要更多研究秦汉史的专家参与。我利用机会参加了几次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年会，认识和熟悉了一些对秦汉史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并邀请他们来参加会议，熊先生自然在邀请之列。于是，以后的秦俑学术讨论会邀请他和其他学者参加，成了惯例。熊先生和其他学者来参会，我还给他们安排了另外的任务，这便是在会议的晚饭后，请他们给我馆的青年学子（主要是新来的大学生和宣教部的青年人）作治学报告。熊先生欣然承担。那时人们普遍认为，文人清高，口不言钱，所以熊先生的演讲是无报酬的。熊先生任劳任怨，每次两个多小时，认真细致，诲人不倦。

我与熊先生的学术往来，多在信件中，熊先生将他先后出版的专著《秦汉军事制度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新道家》、《中国老学史》、《汉唐文化史》等都寄我。我得到朋友的寄书，都会先睹为快，对熊先生寄的书，自然都仔细学习了。《秦汉新道家》是熊先生对1984年出版的那本《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改写，增加的篇幅超过了一倍，而其论述也更深刻了。我读过后，还写了一篇小稿，认为秦汉新道家之新，是秦汉文化整合的体现，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上刊出。2007年熊先生来西